

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

馆与人

策划:朱绍杰 文艺
文案:朱绍杰 文艺 黄宙辉 陈晓楠
视觉:王子桐 钟振彬
统筹:邓琼 侯望望 易芝娜

致敬博物馆人:

不在光里,也是英雄

文艺聚焦

编者按

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,今年主题为“博物馆、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”。值此之际,羊城晚报推出特别策划“馆与人”系列,讲述五位博物馆人的职业故事。

美好生活由人的双手创造。一座博物馆的运作,离不开馆里每一个人的凝心聚力。

这五位文物背后默默无闻的博物馆人,分别是文物保管员、文保工作者、文物修复师、展陈设计师、展馆讲解员。他们当中有入职不久的文物爱好者,也有工作近三十年的科班老行尊。

他们的岗位可能你看不见,他们的工作其实又处处可见。

当博物馆已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,当我们惯于欣赏聚光灯下的文物,谁又能说“站在光里,才算英雄”呢?

以此,致敬博物馆,致敬人。

人物1 文/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
图/羊城晚报记者 王子桐



姚亮

展馆讲解员姚亮:在博物馆里转型「全媒体」

属于我的高光时刻

我叫姚亮,今年24岁。我从小在广东东莞生活,现在是广州博物馆的讲解员。

最开始接触讲解是高中毕业后,在鸦片战争博物馆当志愿讲解员。有一次,刚好碰到高中的校领导和老师集体到博物馆参观。他们突然发现了,于是我负责讲解。平时都是老师教知识,这次却变成了我“教”老师知识,那是属于我的高光时刻。

大学我念的是编导专业,毕业后刚好看到广州博物馆在招聘,就报了名。能将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,也算是如愿以偿。

成为一名职业讲解员后,我发现当年我穿着志愿者服,还是个学生时,观众对我的包容度会更高一些。可能他们觉得我还是一个小孩,就算偶尔讲错也没关系。但当我真正走上这个岗位,不论你是入职一年,还是入职了五年、十年,观众都会一视同仁在要求你,因为他们认为,你是一名专业讲解员,就该对展厅里的每一件文物都非常了解。

入职不久,我就第一次被观众的提问难倒了。那是在介绍一件珐琅金鼎时,一位观众好奇地问我,金鼎上的翡翠是什么材质。我含糊地回答,那就是翡翠。他接着又追问具体是哪一种翡翠,我一时语塞,心想,翡翠按材质和颜色分类,翡翠种类确实很多,而提问的观众正是一位职业珠宝设计师。

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

其实,讲解只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。我们还要负责幕后的专项活动策划,写稿、拍摄、剪辑等都是必备技能,幕后同时抓是宣教工作的特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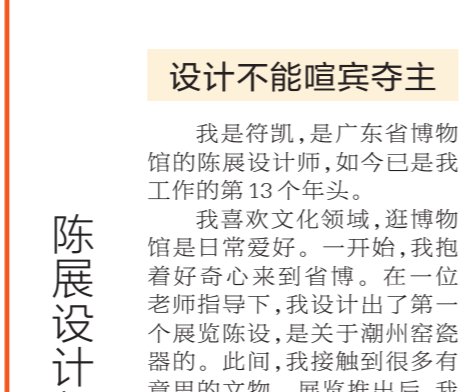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,广州博物馆迎来巨大客流量。我们部门策划了一场直播活动——“午夜入潜广博”,我是其中一位出镜主播。这场直播从晚上十点半一直持续到凌晨。当晚,我们在仲元楼为观众介绍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贸文化及代表性文物,为了吸引观众,我特意穿了一套清朝官员的仿制服装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线上直播讲解。

现场讲解,我能时刻关注到每个观众的反应,如果发现观众对某件文物感兴趣,我自然会多讲一些。线上直播面对的是镜头,和观众互动比较弱,出镜主播的节奏把握变得非常重要。

而讲解是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。每次冷静下来,都会发现还有些内容可以讲得更好。可能是某个地方不小心讲错了,又或者说相应知识没有及时扩展。这也鞭策着我必须一遍比一遍好,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有提升。

摄影/贺全胜

人物2 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图/羊城晚报记者 王子桐



陈展设计师符凯:布展如炒菜

设计不能喧宾夺主

我是符凯,是广东省博物馆的陈展设计师,如今已是我工作的第13个年头。

我喜欢文化领域,逛博物馆是日常爱好。一开始,我抱着好奇心来到省博。在一位老师指导下,我设计出了第一个展览陈设,是关于潮州瓷器的。此间,我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文物。展览推出后,我特别有成就感,就这样坚持干下来。

我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块。平面设计,例如海报、版面、说明牌以及空间设计,关系到整体的空间布局;此外还有现场灯光、温湿度、多媒体设计等。最后才是布展。

展览设计跟其他类型的设计有点小不同。我们会有展览大纲,类似剧本。设计师要读懂这个“剧本”,从文字和图片资料中抽取元素,转化为视觉语言——具体到用色、图形、材质、空间、灯光等,由这些元素共同作用,表达展览的主题。

最难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设计做得再豪华精致,如果和内容不搭,就不是好的设计。设计是一种辅助,能更好地展示文物,又不能喧宾夺主。所以我们说,没有最好的设计,只有最合适的设计。

另一番挑战是,你接触的每个展览都不一样。我做过的展览类型就很多,有家具、瓷器、绘画、自然科学等。这也是学习新知识的机会。

在展览设计完成之前,材料就是一堆文字和图片。我就像下厨做菜,要精心烹饪这些材料,最后变成一个立体的、让人身临其境的文化空间。至于要怎么呈现,做得好不好吃,就要看厨艺了。比如菜品主打什么颜色?用什么调味?口味重还是淡?怎么才能让大家吃得开心?这些都是身为“厨师”要考虑的问题。

创意的诞生并不浪漫

我们做展览,会设计一些场景,让观众更有代入感。我脑海中通常会先浮现出想象画面。比如琥珀展,在介绍树脂形成的展览空间里,我营造了远古森林的氛围。在介绍地质运动的空间,我设计了一个斜角倒三角形。它的顶部很矮,只有一米左右,观众走进时会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——这正是想制造这种空间挤压感,让大家感受琥珀在地质运动中受高压压迫的过程。还有一个空间,我做了歪歪扭扭的玻璃,人们身在其中,就像掉进了琥珀海里。这都是源于个人的想象。

创意的过程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断试炼。有时我会遇到重复的主题,第一次设计有很多想法,到了第二次,想要多一些新意,第二次的难度会更大,简直需要绞尽脑汁。但我有自己的要求:每做一个新展览时,在设计手法或者材料使用方面,与之前的展览相比都要有所不同。

创意的诞生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浪漫,很多都是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出来的。在了解大纲和找资料的过程中,我可以找到很多灵感。

所有答案都藏在大纲里面,藏在展品本身。



符凯



林莉琼

人物3 文/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
图/羊城晚报记者 王子桐

文物修复师林莉琼:从零开始的「文物医生」

工作督促自己保持学习

我叫林莉琼,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(南汉二陵博物馆)的一名文物修复师,工作已经快7年了。

2016年,我从中山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毕业。到这里工作之前,我对文物修复修复的了解并不多,仅有的一点认识都来自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。所以踏足这个领域,对我来说其实是从零开始。

入职后,我先接触了一段时间的陶瓷器修复。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,是增城墨依山先秦遗址出土的三件大口尊的修复。陶大口尊质地酥松脆弱,断裂残缺严重,修复难度很高。在院里前辈和行业专家的指导下,我们针对性地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修复方法,完成了这三件大口尊的修复。它们现在就摆放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二楼的常设展览《云山珠水间——考古发现的广州(上)》展厅内。

每修复一件文物,都是对这件文物重新认识的过程:这件文物是什么?古人怎么使用?它又存在什么病害……这些都需要在修复过程中不断思考。思考对我来说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。工作督促着我始终保持一种学习状态,这是非常幸运的。

慢慢地,我能将化学专业知识运用到文物修复上了。在对陶器类文物的修复技艺有了一定掌握后,我又开始接触金属器物的检测分析和保护修复。到现在,我的工作更多是围绕金属器物展开。

修复过程就像在与文物的对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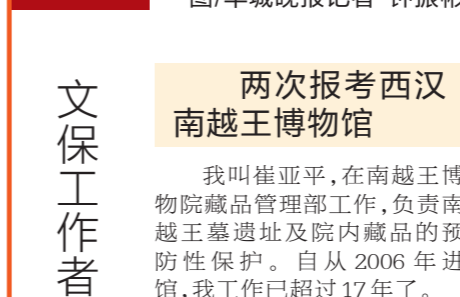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,说文物修复师就像“文物医生”一样,只不过医生的医治对象是人,而我们面对的是文物。

一件刚刚从考古工地出土的文物,它身上可能带有很多病害,我们首先要看到它到底“患”了什么病。那么第一步要做的也是“望闻问切”,即通过肉眼初步辨别;然后再辅以科技检测手段对它进行检测分析,包括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、拉曼光谱分析、扫描电子显微分析,等等。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我们去医院看病,要抽血化验或者拍X光等。新科技手段的介入很重要,它能看到许多我们肉眼不可见的信息,让我们对文物的病害情况了解得更全面、详细,以协助做好病害程度的科学评估;完成“病情”评估后,我们就开始编写保护修复方案,相当于医生给患者开诊疗单,需要写清楚接下来要做哪些治疗。以金属器物为例,常见的修复保护工序有清理、除锈、脱盐、缓蚀、封护、整形、粘接、补配、随色做旧等;所有步骤完成后,文物就可以顺利“出院”了。这时我们要完善文物的“病历”,撰写结项报告和修复档案。

每次静下心来修复一件文物,就像是与文物进行对话,这个过程会让你的内心变得平静。让我暂时远离生活的琐碎,安安静静做好一件事,这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。

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。当一件文物从出土时病殃殃的状态,到修复后重焕光彩放到展厅那一刻,我会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和获得感,会觉得延续了文物的生命,保护了文化遗产。

人物4 文/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



文保工作者崔亚平:给南越王墓做「保健养生」

两次报考西汉南越王博物馆

我叫崔亚平,在南越王博物院藏品管理部工作,负责南越王墓遗址及院内藏品的预防性保护。自从2006年进馆,我已超过17年了。

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咸阳市。大家都知道陕西是文物大省,地下文物资源非常丰富,我的爸爸对历史、考古有浓厚兴趣,受他的影响,我大学选择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。我的母校西北大学是我国第一家开办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高校,几十年来培养了大量文物保护技术人才,可以说占了文博行业的半壁江山都不为过。

说起来,我跟南越王墓渊源不浅。大三暑假,老师带我们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,正好看到了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外展。这次展览让我见识到了跟陕西不一样,还有山西、河南等完全不同的文物风情。印象深刻的是大量精美玉器,同时,鎏金的屏凤托座和朱雀顶饰,也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内涵。

本科毕业那年,我向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院(现为南越王博物院)投递了简历。当然,我最终还是去考了中国科学院大学。研究生毕业后,我又一次投递简历,最终成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院的一员。

预防性保护不仅是添置设备

关于文物保护,大家了解得最多的可能是文物修复。尤其是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播出后,公众对文物修复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。而对于文物保护以及预防性保护,人们仍知之甚少。

对文物保存环境实施控制,从而减少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,延长文物寿命,称为预防性保护。如果说文物修复可以看作外科医生为文物“动手术”,文物保护是全科医生为文物“治病”,那预防性保护则是保健医生防止文物“生病”。我目前就是一名“保健医生”。

洁净、适合、稳定的环境是我们的追求,这对文物“延年益寿”至关重要。通过布设监测系统,让传感器充当我们的“眼睛”,帮助我们感知文物所处的环境信息,这样的“眼睛”既有气象站,也有不同类别的传感器。

院内我们采取的策略是“大环境控温,小环境控湿”,其中湿度调控是重中之重。大环境温度我们通过中央空调进行调控,设定的温度是20℃,而库房和展柜的小环境则是进行湿度控制。此外,南越王墓遗址的预防性保护策略和展厅又不一样,它要做的是防范漏水、回南天冷表面结露、湿度高、干季风化作用明显等高风险影响,以保持全年状态的相对稳定。

今年是南越王墓发掘的四十周年。这四十年,实际上也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不断发展的四十年。我认为,预防性保护不仅仅是添置设备,而是以始终为延长文物寿命为目标。文物以何种面目见到我们,我们又将它以何种面目交给子孙后代?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,文物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长久保存,子孙后代依然能感受到我们初见它时的那份悸动。



崔亚平

人物5 文/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



文物保管员叶蔚:在清冷的库房,见证博物馆「升温」

必须两人刷脸才能进库房

我叫叶蔚,在广东省博物馆(广州鲁迅纪念馆)藏品管理部工作,是一名文物保管员,负责铜器与钱币的保管,在目前这个岗位已经干了12年。毕业后我进入广东省博物馆工作,到现在已有26年。

在我眼里,文物是历史书,是未破解的谜,是我们与古人隔空对话的媒介。作为文物保管员,我的工作主要分三大块,包括:文物征集、日常的文物保管、文物研究与展示。

工作中印象深刻的就是能够零距离接触珍贵文物的体验。

记得刚进入本组,需要经过清点交接手续才能正式接手库房工作。看到、触摸到那些气度雄奇的商周青铜器、精巧的铜香炉、面目安详的铜鎏金佛像时,我觉得非常兴奋,也很小心翼翼,怕不小心弄伤了它们。在《古蜀宝藏》展点交文物时,包括三星堆珍贵文物在内的珍贵国宝就在我眼前时更是如此。可以如此近距离地欣赏到文物的每个角落,总让我十分激动,对古人创造出的辉煌青铜文化折服不已,产生了在不同时空与古人对话的奇妙感觉。

多年的工作经历,让我对文物保管员这份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。这是一份平凡甚至琐碎的工作,但责任和意义重大。能够守护文物安全,能够让这些文物发挥价值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是我的荣幸。特别是这些文物在展厅展出,像是被小心呵护的“孩子”得到大家喜爱,我会感到很欣慰、很满足。

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、红线和生命线。我们文物保管员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好文物安全,责任大于天。但任何物质都有产生、存在到消亡的过程。文物自然不能脱离这个规律,我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延缓这个过程。工作中,不能产生人为的失误,对文物造成损害,缩短其寿命。

目前,我与焦大明主任两人搭档,负责铜器库、钱币库的文物保管。其中,铜器库的文物有2000多件套,钱币库的文物有7000多件套。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,根据工作规定,我们必须两人刷脸通过验证,才能进入文物库房。

见证博物馆“冷”到“热”

作为资深文博人,对近年来博物馆的由“冷”到“热”,我感受特别深。

首先,最明显的就是博物馆的观众逐年增多。2008年公立博物馆免费参观政策点燃了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热情。这个政策实施后,观众逐年增多,很多博物馆由原来的门可罗雀到现在的熙熙攘攘。

慢慢地,人们对博物馆的收费展也能接受了,文化消费的习惯建立起来。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了观众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观众对博物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。从服务水平到展览内容,展览留言簿上,观众提出的中肯意见越来越多,这说明观众的欣赏水平、审美情趣在不断提高。

博物馆的工作自然也是越来越忙。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,就是我们馆的临时展览数量不断增多。这种由“冷”到“热”,反映到我的工作上,就是文物展出的次数明显增多。以铜器和钱币为例,以前临时展览很少时,它们极少露面,随着临时展览增多,它们参展机会越来越多。随着有些原创展览多次在国内和境外巡展,我们的文物甚至需要多次“出差”,与更多观众面对面。